

## 浅析“Critical Thinking”之翻译

## ——“批判性思维”“思辨性思维”与“审辩式思维”

刘雪婷

吉林外国语大学，长春

**摘要** | 现今社会，无论是在工作场合、学术沙龙中，还是在各大讲座、期刊和论文里，亦或是在高校的课堂上。我们无处不在谈培养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学生，有思想的时代新青年。这里谈及的“有思想的”一词可用“批判性思维”这一专业术语暂来解释。使用“批判性思维”就是在某种评判标准下对思维进行评估，从而改进并完善思维，可以通过思维反思和逆性思维等来实现，在展现思维技能的同时也外显思维倾向。这种思维方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苏格拉底，不断加以完善发展，如今“批判性思维”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其重要性也与日俱增。“批判性思维”仿佛成了当代学者、商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究其根源“批判性思维”翻译本身是否妥当？本文就其三种翻译方式进行阐述，并就其优劣及影响展开分析。旨在帮助提升专业术语翻译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也有助于促进学者们勇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质疑。

**关键词** | 审辩式思维；翻译；严谨性；专业术语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由“批判性思维”引发的思考

自20世纪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委内瑞拉等，都推崇“批判性思维”并将其列为高等教育的目标并以此来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发表的《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也把“批评性和独立的态度”放在重中之重。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在教育教学领域的重要意义。逐渐地，我国也开始注重“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并将其综合融入培养方案和教学目标中，此外在世界500强的公司中也慢慢兴起“批判性思维”热潮。“精读课程”在国内许多著名高校被列为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该课程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critical reading”即“批判性阅读思维”。（张艺琼，2010：106）

阅读以上内容就可以对你是否富有“批判性思维”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在阅读时你是否有思考并查证过以下几个问题：柯斯林词典、牛津词典及

网易有道词典中对于“critical thinking”的翻译有以下三种，即“批判性思维”“思辨性思维”和“审辩式思维”且“批判性思维”这一翻译居于榜首，那么到底采取哪种翻译更为妥当？纵观各大高校英语专业的培养计划，为什么“精读”“泛读”课程是必不可少，而为英语专业学生开高数必修课程的学校却寥寥无几，英专生不必学数学吗？（谢小庆，2014（3）：9-15）你每天都在各个平台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动或主动地磨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到底是什么？

实则研究 critical thinking 之翻译——“批判性思维”“思辨性思维”和“审辩式思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进行 critical thinking 的事。这不仅要研究其词源、使用场合及其演变历程，还要研究“批判”“思辨”和“审辩”三词的词义、褒贬意象及其使用场合。在具体的研究展开之前，不妨让我们来看一组整理于中国知网的可视化数据，以此来了解近年来“critical thinking”的养成与体系发展的情况与三个中译版本的使用场景和在标题中被使用的频率。中国知网中检索“批判性思维”可得相关论文 1000 余篇，检索“思辨性思维”可得论文 50 余篇，检索“审辩式思维”仅可得论文 10 余篇。可见“批判性思维”深受学者喜爱并且以千余票获得压倒性胜利，仅从论文标题的命名选词上来看，却显得是“思辨性思维”与“审辩式思维”横空出世而格格不入了。

## 二、Critical thinking 释义及应用

Critical thinking 的释义如下：这是一种客观地分析信息的能力并在此之上进而做出合理性的判断，其源信息的评估过程主要包括数据来源、事实论据、观察现象和研究发现，既要发现表面信息又要究其根底。（王曼娉，2020：38）其中体现出的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就是客观性和合理性，这就要求我们摆脱主观性的思维方式要将自己从具体的场景中抽离出来，将个人的利益与荣辱暂时搁置，要头脑清醒地进行反思，但是又要具有人文精神将人的合理内核考虑在内，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将事件本身与其存在背景相剥离。优秀的 critical thinkers 能够从一组信息中得出合理的结论，并区分有用和不太有用的细节来解决问题或做出决定。

其方法包括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合规、注意

到异常值、适应性、情商、头脑风暴、优化、重组、集成、战略规划、项目管理、持续改进、因果关系、案例分析、诊断、SWOT 分析、商业智能、定量数据管理、定性数据管理、指标、精度、风险管理、统计数据、科学的方法、洞察消费者的行为等。还包括以开放的方式看待事物，并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审视一个想法或概念。这一重要的技能起源于辩论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服务于辩论，并逐渐地向其他的领域延伸产生深刻的影响，掌握这项技能有助于我们突破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转变对世界的看法、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

这一思维通常开始于一个思考者分析他或她对某一主题所知道的部分，并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认识他或她对该主题所不知道的部分。这就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知识库。然后，思考者可以查看在这个主题上已经做了哪些研究，并通过查看这些工作确定他或她可以学到什么。这种方法在科学研究、学术研讨中、商业活动中经常使用，因为它允许我们确定人们还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东西，然后通过检验寻找发现这些信息的方法。

## 三、“批判性思维”“思辨性思维”与“审辩式思维”之分析

“批判性思维”“思辨性思维”和“审辩式思维”在学术界都有一席之地，这三种翻译都是对“critical thinking”一词的解释，乍一看这三个词是同义词或者语义相近，但是这三个词本身就有所不同，若我们不加以区分就将这三者混淆。下文将从各自的释义、褒贬意、使用场景及利弊面阐释各自存在的意义以及产生的相关影响。促进正确译本的选取与规范，促进学者的掌握以及对此思维的培养。

### （一）“批判性思维”及其弊端

“批判性思维”：汉典中对批判的释义有三个：①批示审断；②评论，对于是非的判断；③对被认为是错误的思想或言行批驳否定。（卢少雯，2014：187）可见对于批判一词我们先入为主的想法都是用于针对错事而展开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在评论对方观点时，如若认为对方观点都是错的进而就会对其全盘否定，因为“批判”本身就是偏向贬义词。在进行“批判性思维”时概念运用个体技能和思想态度从不同的思想角度和理念

出发,超越不同学科的边界打破不同知识体系的壁垒,我们可以用这种思维来审视任何涉及智力、思维方式或想象的论题。(王海燕,2020:33)实则要区分“批判”与“批判性”确实要大费周章。著名学者理查·保罗曾提出:“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在我们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进行判断,通过恰当的评判标准来决定研究事件与思维方式和逻辑线索的真实价值。”

该思维可分为分析、评估、创造性这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中暗含着一些思维逻辑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可操作性仿佛更强。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对“批判性”与“批判”的理解却有所偏差,因为“批判”一词总带着否定的概念,在集体主义的国家里非常注重思想上的统一,也体现出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俗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当与集体思想不一致且标新立异想要争得头筹时往往并不一定能得到一个称心的结果。就像当我们在评论别人时会说对样貌略有不佳的女生说:“你的五官非常端正”。而且我们往往会先罗列出一些优点,然后才会说“但是”某处仍有待改善等,其实这个“但是”在对方心中早就悉知了然后苦苦等待。一方面是不善于、不善于批判,另一方面却又会陷入过度批判而又显得吹毛求疵了,仿佛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

虽然培养“批判性思维”可激发个体本身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却又易致偏执陷入不义的、徒劳的、无意义的陷阱思考。当我们对其理解稍有偏差就会导致走火入魔的境地。可能会到处批判而养成自以为是的坏习惯;如果单纯是为了批判而进行批判,此外单纯的批判还会对个人思想品德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对一个群体的发展方向产生消极影响;而批判过后草草了事,只注重批判的过程而不进行反思和学习更会让学术流于肤浅,不利于深刻学习。总而言之若批判有误,这将不利于我们提升读书和做人的境界。所以把“批判性思维”作为该思维的阐释是极其不合理的。

## (二) “思辨性思维”及其弊端

“思辨”这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生疏。思辨来自于西方哲学,哲学中的思辨是指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思考者可以

完全脱离客观的标准,只是依靠主观的思辨进行;黑格尔所言的思辨就是思考辨析的能力或者是解释。(闫慧颖,2014:20)思辨,首先它是一种思考方式依靠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所处的环境对不同的现象进行解释,这可以脱离外界的影响,甚至可以不符合逻辑。思辨方法可以行在其他方法之前,命题可以先于公理出现,因此命题也可先于经验、先于逻辑。逻辑即解释,逻辑由解释的形式进行思维或可以解释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思辨性的解释发展到从不容许矛盾存在,到考虑矛盾存在容纳对立统一。

“思辨性思维”中的思辨与实践相反。思辨可以完全脱离实践。思辨还曾被称为最高级的运动,因为在逻辑、历史和自足三方面思辨都是完善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首次对思辨和实践进行了区分,并把神或完全现实定义为理想的理想,与柏拉图单纯的理想形成对立。(刘立东,2013:11)思辨方法一度备受推崇,通过思辨人可以自然立法,也就是为自然界建立规则。

然而因为思辨本身可以脱离现实,仅进行单纯的思考、纯概念的思考,这就容易行差踏错而误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歧途中。这近似于“我思故我在”或“人是万物的尺度”等思想,这种思辨将人的主观感受如人的意识、观念和或意志等是世界中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源头,而外部世界都是主观意象的派生。但是因思辨会脱离实际或者有时会不切实际,因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将思辨方法逐渐赶离思维的舞台,而科学实验方法是现今的主流,因为通过实践我们才可使主观见之于客观,换言之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译法“思辨性思维”亦是非常不妥的。

## (三) “审辩式思维”及其合理性

“审辩式思维”的定义有许多种,在不同的文献中对该词的解释都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审辩式思维”是学习、掌握并使用个体的不同技能和思维方式判断、反思、总结、升华与再反思的过程。反思贯穿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进行自我反思也要对他人的思维进行反思,不仅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还是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过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合理性。与争出高下相比这更是一个智者交流的过程。(王国

栋, 2021: 1138) “不懈质疑, 包容异见, 力行担责”这 12 个字能够非常凝练、准确并客观地阐释出“critical thinking”的意义, 无论是从内涵还是从外延来看这 12 个字总结都非常合理。《礼记·中庸》也有记载“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这也与“审辩式思维”的内核相似, 甚至可称其为中国古代的“审辩式思维”, 即要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其中“审”之一字, 审的不仅是别人, 审的不仅是书本, 审的还是自己。具有“审辩性思维”的人他们会“双向质疑”不仅质疑别人还会质疑自己, 这相当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二“审”字本身就具有审慎、周密及详细等意味。要求考虑周详并小心谨慎, 这样就会发现他人思维中的闪光点加以肯定, 并发现其不足加以辩驳。既不会不敢于质疑, 也不会导致畏手畏脚不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不会过于沉陷在主观主义的批判中。(李智明, 2019: 30) 将审慎的行为方式与实践相结合, 才会让产出的理论与思维落在地上具有可实践性,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经得起推敲。

2017 年以来, 译法“审辩式思维”也有逐步被使用的趋势, 仅有的 10 余篇可检索到的学术论文中以“审辩式思维”为题, 2017 年有三篇均围绕培养“审辩式思维”能力展开并集中在英语模块教学领域, 如“高中英语阅读课中培养学生审辩式思维能力的策略研究”“高中生英语写作中审辩式思维能力特点研究”等。2019 年增至 5 篇且研究学科有所扩展, 如“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学生审辩式思维能力的培养研究”“用 STEM 课程培养学生审辩式思维——以 G 附中为例”等。2020 年与 2021 年共有 7 篇在研究领域上更加宽泛, 从高中课堂研究到儿童学习研究、从学习技巧延伸到工作技巧中, 如“STEAM 教学活动对 5-6 岁幼儿审辩式思维影响的研究——以 J 幼儿园为例”“审辩式思维在主持人口语表达中的建构”等。但是以“批判性思维”命名的还是绝大多数且仍在继续, 以“思辨性思维”命名的也有一部分, 那么该如何改正修订并达成共识呢? 不妨先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 四、审辩式思维之译例分析

思考问题: 当译者忠实于原文, 会不会产生对

作者的不忠? 译例分析: 学者庞德将唐代诗人李白的组诗《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古风·胡关饶风沙》中的一句: 荒城空大漠, 译为: 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 其中他把“空”译成“the sky”即为天空。首先必须要回归原文, 做到对原文的忠实, 再来谈会不会产生对作者的不忠。这首诗共有 22 句, 主要表达了作者对国家没有安定边关良策, 也没有骁勇的将领来保疆卫国的唏嘘和叹息。所以荒城空大漠描述的可不是旅游观景, 而“空”字在此处也并不是一个名词, 不是天空的意思。诗中有景, 这一句是全诗的第二个场景, 空荡荡的城以及空寂的大漠描绘了战后的荒凉与萧瑟是一片废墟之象。以“空”之一字描绘的是悲凉之意味应该译为使某物空旷。

其二, 让我们回归到译者本身, 埃兹拉·庞德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和诗人, 对中国古诗和日本俳句都有所研究。有学者认为庞德将“空”译成名词天空, 把天空、大漠、城池这三个意象并置在一起, 体现了一片荒凉、萧瑟的场景, 而且再现了原诗意境。这是一种创造性翻译, 译者可以在特定的翻译场景中选择再创作。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学翻译的手法, 将文学意味融入翻译之中, 认为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作。但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误译”或“错译”。产生误译有四个主要成因, 译者自身的文化因素、译者语言能力(包括源语与目的语)、译者工作态度及外在因素。当然这还涉及有意识误译和无意识误译, 而译者当时的心境如何我们却无从考证了。

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译者忠实于原文, 会不会产生对作者的不忠。首先我们要辩证地来看待“忠”, 忠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的。忠实于原文既要体现原文中表达的字面意义又要领会出字里行间的意味。毕竟汉语是高语境语言, 文字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文字表面的含义。若只是忠实于原文则陷入了“愚忠”与“死忠”, 则产生的疑问结果也只能是“死译”“硬译”或“误译”。如李朝老师所讲对于作者的忠诚体现在, 译者与作者的思维对接就是译者的思维与作者的思维要保持一致, 译者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作者的思维, 只有在两者思维基本或完全对接的情况下, 译者所要翻译的内容才不至于出现方向的偏差和偏离(李朝,

2020: 137)。

其二，对于作者的不忠，若是真正的忠实于原文，像马建忠先生讲的那样，夫如是，当拿到译文时要仔细阅读领会要义，然后才能够充分理解文内的意味，不仅要做到形似还要尽力追求神似即“形神兼备”，这样在下笔翻译时才能够最大程度上体现原文的思想情感，但是翻译过程必须要把握一个“度”，这样才能够让读者读的时候感受到原文的意味甚至能够与读原文无异。这样就不会产生不忠实于原文的情况更不会不忠于作者。但是不得不说，翻译确实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要字斟句酌反复琢磨不断推敲，这就是对自己的“审辩”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勇于承认错误并不断加以改善，这才可能造就“可读性强”的译文。

## 五、总结“审辩式思维”的培养

综上所述，在培养“审辩式思维”时应当先为其正名，而不是将三种翻译方式混为一谈。以“审辩式思维”取代“批判性思维”和“思辨性思维”迫在眉睫，这不仅有利于学术及专业术语规范使用，还有利于在实际操作中“审辩式思维”的养成。专业术语规范化的重要性可以与药品名称的规范化之重要性比肩而行。(田丹, 2012: 20)在确定了“审辩式思维”之翻译后还应该明确其内涵意义及合理内核形成该词的正式使用。

在培养“审辩式思维”时，我们要切实关注以下两点：首先要勇敢，勇于质疑对自己思维方式的反思、对他人思维的批判与欣赏、勇于突破书本突破权威。这就要求我们创造出适合进行思维交流的环境，在公共演讲中增加知识面和自信心，与此同时还能够培养逻辑感，帮助学者在审慎思考之后进行辩论能力的培养，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勇敢还应体现在勇于承认错误，承认自己思维的不合理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进行鼓励式教育。其次要综合审视，审辩式思维是一个综合体，是跨学科的、跨领域的，还可能是跨种族的思维过程，审辩式思维并非单一的思想方法，包括科学、数学、历史、人类学、经济、道德、哲学等领域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关注思维的多维度和多角度性。但我们在培养审辩式思维的同时，也需要留意和避免装腔作势、强行审辩、

为审辩而审辩的尴尬情况出现。

## 参考文献

- [1] 王曼娉. Research on Teacher's Questioning Strategies in Junior English Cla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inking (CT) [D]. 合肥师范学院, 2020.
- [2] 田丹. A Tentative 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Approach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an Action Research Based on Nanchang University Non-English Major's Efl Writing Tasks [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 [3] 李朝. 翻译概论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0: 138.
- [4] 卢少雯. 综合英语教学与学生思辨能力发展探析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4): 185-188.
- [5] 王海燕. 以提升批判性思维为导向的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实证研究 [D]. 北京交通大学, 2020.
- [6] 张艺琼. 英语辩论与英语专业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以英语辩论规则为指导思想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0, 21(6): 105-108.
- [7] 闫慧颖. 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研究 [D]. 东北林业大学, 2014.
- [8] 刘立东. 思辨同一性问题研究 [D]. 吉林大学, 2013.
- [9] 李智明. 审辩式思维: 使表达从“轻率鲁莽”走向“理性完善”: 从一道任务型写作题谈起 [J]. 基础教育课程, 2019(8): 27-32.
- [10] 金海玉. 刍议大学生审辩式思维能力及其在英语教学中的培养 [J]. 新西部, 2018(12): 133-134.
- [11] 谢小庆. 审辩式思维能力及其测量 [J]. 中国考试, 2014(3): 9-15.
- [12] 王国栋. 审辩教学之我见: 由中西方科技发展历程的对比说开去 [C] //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2021年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高峰论坛论文集. 2021: 1137-1139.

## An Analysis of Thre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Critical Thinking”

Liu Xueti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whether in the workplace, academic salon, major lectures, journals and papers, or in the classroom of universities, w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cultivating thoughtful people, thoughtful students and thoughtful youth of the times. The term “thoughtful” mentioned here can be temporarily explained by the professional term “critical thinking”. The use of “critical thinking” is to evaluate the thinking under a certain evaluation standard, so as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thinking, which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inking reflection and inverse thinking. It not only shows the thinking skills, but also shows the thinking tendency. The origin of this way of thinki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Socrate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Now “critical thinking” is one of the goals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higher education, whose importance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It seems that “critical thinking”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businessmen, but is the transl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itself inappropriate? This paper expounds its three translation versions, and analyzes their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influences. The purpose is to help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preciseness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and also to encourage scholars to put forward their own ideas and questions bravely.

**Key words:** Critical thinking; Translation visions; Preciseness; Terminology